

昭明文選

十

卷之十
雜文
七

文選卷三十七

表

表者明也標也如物之標表言標著事序使之明白以曉主上得盡其忠曰表三王已前謂之敷奏故尚書云敷奏以言是也至秦并天下改爲表總有四品一曰章謝恩曰章二曰表陳事曰表三口奏劾驗政事曰奏四曰駁推覆平論有異事進之曰駁六國及秦漢兼謂之上書行此五事至漢魏以來都曰表進之天子稱表進諸侯稱上疏魏已前天子亦得上疏

孔文舉薦禰衡表一首

諸葛孔明出師表一首

曹植求自試表一首

求通親親表一首

羊祜讓開府表一首

李合伯陳情表一首

陸機謝平原內史表一首

劉越石勸進表一首

張士然爲吳令謝詢求爲諸孫置守塚人表一首

庾亮讓中書令表一首

桓溫薦譙元彥表一首

殷仲文自解表一首

傅季友爲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一首

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一首

任彥昇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一首

爲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一首

爲蕭楊州薦士表一首

爲褚諮議議蔡讓代兄襲封表一首

爲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一首

表上

安世多乎此建安
又解其氣猶壯
建安文帝結兩漢
之局開魏晉之派
皆此種是也

薦禰衡表

孔文舉

范曄後漢書云孔融字文舉魯國人也幼有異才性好學舉高第拜御史歷官至將作大匠遷少府曹掾既積嫌忌奏誅之下獄棄市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

尚書曰湯湯洪水方割有能俾乂孔安國傳曰俾使乂治也

旁求四方以招賢

俊

尚書曰旁求天下孔安國曰旁非一方也

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

世宗孝武廟號李奇漢書注曰統緒也班固漢書述曰世宗景思

弘祖

疇咨熙載羣士響臻

尚書云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又曰有能熙帝之載班固漢書述曰疇咨熙載羣俊並作響臻如響應而至也孫卿子曰下

之和上聲響之應聲也

陛下睿聖纂承基緒

陛下謂獻帝也爾雅曰纂紀也

遭遇厄運勞謙日昃

周易

謙君子有終吉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日遄遐食

惟岳降神異人並出

毛詩曰惟岳降神生甫及申

竊見處士平

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

卓犖絕異也

初涉藝

文升堂覩奧

爾雅曰西南謂之奧

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

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

漢書

弘羊維陽費人子以心計年十三拜侍中又曰張安世字少孺為郎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箴詔問莫能知唯安世知之具上其事後復購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能擢為尚書令

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讎

國語楚藍尹亹謂子西曰夫閭閻聞一善言若驚得一士若賞謝承

後漢書曰張儉清
潔中止疾惡若讎

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

呂氏春秋曰魏文侯飲問諸大夫寡人何如主也任

座曰君不肖君也克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不肖君也文侯不悅次及翟璜曰若賢君也臣聞其主賢者其臣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悅文子曰敬世賤物士之抗行也廣

雅曰抗舉也論語子曰直
哉史魚廣雅曰厲高也
鵠鳥累百不如一鶚史記趙簡子曰鶚鳥累百不如一鶚
使衡立朝必

有可觀

漢書成帝詔曰東
博士使卓然可觀

飛辯騁辭溢氣全通

坐步寸明

解疑釋結臨敵

有餘

七略曰解紉釋其賈
結反之於平安其賈

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

漢書
屬國

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爲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

計必孚也白膏

單于之頸而制其命說
必係單于也漢書曰况

文曰詭責終軍欲以長纓

平政勤越

使南越說其主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
必羈南越主而致之闕下說文曰組纂小

請願受長纓者爲冠纓

弱冠慷慨前代

不之說文曰慷慨壯士不

得志于心門計錄中
皆年十八故曰弱冠

近日路粹嚴象亦用

異才擢拜臺郎衡宜

與爲比

典略曰路粹字文蔚
兼有文武出爲揚州

少學於蔡邕高才與京兆嚴象拜尚書郎象上
刺史粹後爲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

如得龍躍天衢振

翼重漢

峯龍附鳳並集天衢毛詩曰倬彼雲漢

揚聲紫微垂光虹蜺

春秋合誠圖
曰北辰其星

七在紫微中也尸
子曰虹蜺爲析翳

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

雨都賦序曰內設金馬
石渠之署尚書曰賓于

門穆穆

釣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

史記起簡子曰我之帝所其樂與百兩遊夫金
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

此六

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應劭漢官儀曰帝室猶古言玉室尚書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若衡等輩不可

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伎者之所貪。楚辭曰宮庭震驚發激楚王逸曰激楚清聲也淮南子曰足蹠陽阿

之飛兔驪鬘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呂氏春秋曰飛兔驪鬘古之俊馬也又曰古者善相馬者若趙之王良秦之伯

樂盡其妙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廣雅曰區區愛也陛下篤慎取士必須効試乞令

衡以褐衣召見。漢書劉敬曰臣衣褐衣謁見必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漢書曰上以張湯

欺詐面欺

出師表

蜀志曰建興五年亮率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

諸葛孔明

蜀志云諸葛亮字孔明琅邪人也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乃臥龍也將軍豈欲見之乎先主遂詣見之及即帝位

拜為丞相後主即位十二年卒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

危急存亡之秋也。

歲以秋為功畢故以喻時之要也馮衍與田邑書曰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

然侍衛之臣不懈

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於陛下也。

高明光大之本涵
養成就之功主於
遠小人故先以作
奸犯科為言

此下承不解於內

先漢後漢通指東
西東治亂之君而
分言之

以恩相接也史記豫讓曰以國士遇我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志士之氣漢書金永上書

曰王法納此句對後虎益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方言曰宮中府

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毛詩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若有作姦犯

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

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於宜董允等楚國先賢傳曰郭攸之南陽人

以器業知名蜀志曰費禕字文偉江夏人也後主襲位亮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然則攸之與禕俱為侍中也又曰董允字休昭後主襲位遷黃門侍郎此皆良實志

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

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蜀志曰向寵襄陽人

也建興元年為中郎督典宿衛兵遷中領軍性行淑均曉暢軍事廣雅曰暢達也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

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

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

遠賢士此後漢所以傾覆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

後之等皆機密陳
震等統政事其職
各異以內外分言
之後但言彼之等
者內職諸臣專以
成就君德為務震
等代理留府事皆
公議決也

息痛恨於桓靈也桓靈後漢二帝用閹豎所敗也侍中尚書長史叅軍此悉貞亮死

節之臣也蜀志曰建興二年陳震拜尚書又曰諸葛亮出駐漢中張裔領留府長史又曰蔣琬遷泰軍統留府事願陛下親之信之

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

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猥猶曲也言已曲蒙先帝自枉屈而

來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漢晉春秋曰諸葛亮家于南陽之鄉縣荆州圖曰鄧城舊縣西南一

里隔河有諸葛亮宅是劉備三顧處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

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裴松之蜀志注曰案劉備以建安十三年敗遣亮使吳亮以建

興五年抗表北伐自傾覆至此整二十年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

也蜀志曰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業若嗣子可輔補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

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

深入不毛蜀志曰建興元年南中諸部並皆叛亂三年春亮率眾征之其秋悉平漢書曰瘴

境不生五穀曰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兩

曰獎勸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廣雅曰駑駘也謂馬遲鈍者也毛萇詩傳曰攘除也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

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規益進盡忠言

則攸之禪允之任也收第三節願陛下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

之罪以告先帝之靈收第二節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蜀志載亮

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對開張足善道察納雅言深

追先帝遺詔王逸楚辭注曰課試也毛萇詩傳曰訪問於善為咨咨事為諏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

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求自試表

魏志曰太和二年植還雍邱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

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墨子曰

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

無尤傳所載與公傳後不同公傳無若無興德之言六字作責彼之禪尤等之慢以章其咎

命之臣也

史記樂毅報燕惠王書曰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孫卿子曰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君子之所長也

故君無虛授臣無

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

韓詩曰何謂素餐素

者質也人但有質朴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矣

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

德厚也

左氏傳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官之奇諫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于盟府

旦奭不讓燕魯之封

其功大也

史記曰武王殺紂封周公旦於少昊之墟曲阜是為魯公又曰周武王封召公奭於燕

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

今矣

三世謂文武明也

正值陛下升平之際

陛下明帝也孝經鉤命決曰明王用孝升平致譽

沐浴聖澤潛

潤德教可謂厚幸矣

史記曰成王作頌沐浴膏澤

而位竊東藩爵在上列

漢書中山靖王曰位雖卑也得

為東藩

身被輕煥口厭百味

孝經授神契曰甘肥適口輕煥適神

曰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

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

主惠民

爾雅曰濟益也

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

風人彼其之譏

毛詩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是以上慙玄冕俯媿朱紱

周禮曰王之五冕玄冕朱紱禮記曰諸侯

佩山玄玉而朱紱綬蒼頡篇曰紱綬也

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顧西尚有違命之蜀東

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稅甲謀士未得高枕者爾雅曰稅舍也漢書賈誼曰陛下高枕垂

統無山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法言曰或問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也故啓滅有扈

而夏功昭尚書序曰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史記曰啟遂滅有扈氏天下咸朝夏成克商奄而周德著尚書曰武王

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孔安國曰三監管蔡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

武之功繼成康之隆假周之令德以喻魏之先主也臣瞽漢書注曰統總覽也毛詩序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春秋歷序曰成康之隆體泉補

良授能以方叔召虎之臣鎮衛四境為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爾雅

擇也毛詩曰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又曰江漢之濟王命召虎又曰祈父予王之爪牙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

鈎餌者恐鈎射之術或未盡也高鳥淵魚喻吳蜀二主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

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也東觀漢記曰耿弇討張步陳後謂弇曰虜兵盛可且開營休士以待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釀酒待

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及出大職自旦及昏大破之弇古舍切故車右伏劍於鳴轂雍門勿首於齊境說苑

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知為人臣之禮邪

雍門狄對曰臣聞之昔王田於囿左轂鳴車右請死之王曰子何為死車右曰為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此者工師之罪也子何為死車右曰吾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有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

可以死越甲邪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齊王葬雍門子以上卿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

慢主而陵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殺身靜

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

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占其王羈致北闕賈誼終軍已見薦禰衡表爾雅曰占隱也郭璞曰隱

之此二臣豈好為夸主而耀世俗哉志或鬱結欲逞才力輸能於

明君也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漢書文也

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

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剋為念戰國策曰秦王告蒙驁曰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臥不便席伏見

先帝武臣宿兵年者卽世者有聞矣左氏傳子朝曰太子壽早天卽世雖賢不乏世宿

將舊卒猶習戰也史記曰王翳宿將始皇師之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

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文子曰欲治之主不

世出東觀漢書記黃香上疏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枝之隊魏志曰太和二年遣大將軍曹真擊諸葛

亮於街亭司馬彪漢書曰大將軍營伍部校尉一人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之任魏志曰太和二年大司馬曹休率諸軍至皖臣瓚漢

書注曰統猶總覽也必乘危躡險騁舟奮驪禮記曰夏后尚黑戎事乘驪鄭玄曰馬黑色曰驪突刃觸鋒爲士

卒先漢書伍被曰大將軍當敵勇常爲士卒先雖未能禽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

鄭玄毛詩箋曰馘所獲之左耳也爾雅曰殲盡也又曰醜衆也必効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杜預左氏傳注曰捷獲也使

名挂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關猶生之年也北征賦曰首身分而

不寤漢武帝遣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如微才不試沒世無聞徒榮

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

自息焉視終於白首鄭玄周禮注曰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

說文曰圈養獸閑也鄭玄周禮注曰牢閑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衄魏志曰休至皖與吳將陸遜戰於石亭敗績衄猶挫折也輟

食棄餐奮袂攘袵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鄭玄周禮注曰攘却也謂却投任也左氏

傳曰子朱撫劍從之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

立塞山誠之南徐州記曰京江禹貢北江有大濤濤至北激赤岸尤更迅猛漢書燉煌郡龍勒縣有玉門關玄塞長城也北方色黑故曰玄伏見所以行

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

孫子曰兵與政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

而制變者也。志欲自効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

義士。出一朝之命。以殉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景鐘。名

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

國語晉悼公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顯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

回其勲銘於景鐘。韋昭曰景鐘。景公鐘也。墨子曰以其功書于竹帛。傳遺後子孫也。

臣聞明王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

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

史記曰秦繆公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兵襲鄭。言發兵遮秦兵於殽。虜秦三將以歸。後還

秦三將。穆公復三人官秩。復使將兵伐晉。大敗晉人。以報殽之役。又曰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等。魯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于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公問曰。子將欲何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即壓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還魯之侵地。曹沫三戰所亡盡復

於魯。絕繆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

說苑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華燭滅。有

王曰。賜人酒。醉欲黷婦人之節。吾不取也。乃命左右勿上火。與寡人飲。不絕繆者。不懼也。羣臣纓

皆絕。盡懽而去。後與晉戰。引美八衣者五合。五獲以報莊王。呂氏春秋曰。昔者秦穆公乘馬右服

失之。野人取之。繆公自往求之。見野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笑曰。食駿馬之肉。不飲酒。余

恐傷夜也。徧飲而去。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晉樂靡已扣公左驂。矣。野人嘗食馬於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為繆公疾。闕於車下。遂大克晉。及獲惠公。以歸。臣竊感先帝此秦而謂之趙者。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然則以其同祖。故曰趙焉。

注引呂氏春秋云。云此秦而謂之趙者。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然則以其同祖。故曰趙焉。史記漢書多謂秦為趙。按秦本紀。昔廉子季勝之後。

臣竊感先帝

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穆王王以趙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為趙氏蜚廉子惡來之後非子以造父之寵皆蒙趙城姓趙氏周孝王以其伯翳後邑之秦為附庸使續嬴氏祀號曰嬴秦然則秦嘗為趙矣不特為其同祖也

早崩威王棄世先帝謂文帝也魏志曰任城王彰薨諡曰威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

填溝壑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如朝露列女傳梁寡婦曰妾之夫先犬馬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漢書霍禹曰將軍墳

士未乾李宏武功歌曰臣聞騏驎長鳴伯樂昭其能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曰昔騏驎駕車吳坂遷延負轅而

不能進遭伯樂仰而長鳴知伯樂知已也今僕屈厄久君獨無意使僕為君長鳴也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戰國策曰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

曰韓子慮者天下之壯犬也東郭魏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魏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韓子前大疲于後犬免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而擄其功今齊魏相持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

有田父之功高誘曰韓國之盧犬古之名狗也然悲號之義未聞是以効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齊楚言遠也孫卿子曰夫驥一

日而千里也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逸曰於悵

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悵而竊自痛者也楚辭曰長呼嗙嗙也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說文曰博局戲

也六箸十二棋又曰金舉踵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史記曰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武備具者二十人

借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前自讚於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遂曰

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俗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勝

未有所聞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具未見而已也平

原君與毛遂偕十九人平原君與楚合從日出而言日中不決毛遂
按劍歷階而上曰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楚王曰唯謹奉社稷以從

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衞衞女不自衞士不信客歷諸侯度河津無因自致殆不真賢也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

越絕書曰范蠡其始居楚之越越王與言盡日大夫石買進曰

忌也莊子曰功成者囂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血衆人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醜分形同

氣憂患其之者也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分形同氣血而異息前疾相救憂患相感生則相權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也

冀以塵露之微補益山海謝承後漢書楊喬曰猶塵附泰山露集滄海雖無補益欸誠至情猶不敢嘿螢燭末光增

暉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必知為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

廢言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

求通親親表魏志曰大和五年植上疏求存問親戚自致其意

曹子建

此文可匹出師表而文彩詞條更為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

蔚然世以令伯表仰希葛相者非知

稱其明者以無不照禮記子夏問曰何謂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此之謂三無私江海稱其大

者以無不容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壘子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

天為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為教先

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

姓孔安國曰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之孫之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鄭立

注曰崇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毛萇曰刑法也鄭立云御

于宗族又能為是以雍雍穆穆厥人詠之毛詩曰有來雍雍昔周公弔管蔡

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左氏傳曰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傳曰

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左氏傳曰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誠骨肉之恩爽而

不離漢書宣帝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親親之義實在敦固禮記曰君

而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

之德尚書曰放體文王翼翼之仁毛詩曰惟此文惠洽椒房恩昭九親漢

儀曰皇后稱椒房詩椒聊之實蔓羣臣百寮番休遞上列子曰巨鼈迭為三番江偉上

延盈升美其繁興也九親猶九族便宜曰上下即吏計作四五番